

吴郡女子孙悟音(上)
□鱼丽

民间制谜,颇有趣趣,其中有一款为:“大圣闻声腾空去(打一近代女画家)。”略微慧解,便知是海上女画家孙悟音。

偶尔去福州路闲逛,书坊间觅得《海派绘画识真》一书,内有一两幅孙悟音的画作,一幅花鸟,一幅工笔牡丹。一款“悟音之印”的白文方印钤于画上。花鸟画这幅用笔工整细腻,花卉设色艳丽,小鸟顾盼生姿,春意盎然,不失生机。工笔牡丹那幅还题有“七十六岁吴县女子孙悟音作”。笔墨精到,工丽秀雅。

孙悟音,又名汝。江苏吴县(今苏州)人。早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艺术教育系。一九五二年后从江寒汀习工笔花鸟。无论花鸟还是虫鱼,生气盎然,恬静娇艳,如其人一样明净,有韵味。

这位吴县才女,总是听耄耋老画家顾秉松老师提起她,说她聪颖灵秀,为人温煦亲切,也可算是他绘画之途的引路人。旧事中的巾幗墨韵,也历历可见。

年轻时,顾秉松曾师从张大壮、王个簃两位先生学画,尤为勤奋。在1951、1952年这段时间,他赋闲在家,曾参加过孙悟音女士召集的一个绘画创作组,大家经常聚会,一周一次。一个季度搞一次评析,分组评议。他所在的这个小组有十几位画家。在孙悟音的家里,他经常可见钱瘦铁、唐云、张聿光等人。孙悟音生于一九一六年,比顾老师大十五岁,在当时算是画坛中坚。尤值一提的是,在1956年画院筹备之初,吴湖帆提名的女画师中,孙悟音与徐伯青、王青之、乔木、沈思明、凌虚、曹简楼、田军、汤翠雏、江圣华、郁慕洁、郁慕娟、童月莲、杨绮云、钱悦诗、钱惠翔、陆秀平、陈慧贞、潘贞则、叶尔莹、张雪芝等21位女画家被列为“年较青而可进者”。她于海上画坛的位置可窥一斑。年轻时的顾秉松性情腼腆,与女性打交道不善言辞,在他的印象中,作为召集人,孙悟音态度落落大方,让他在逝水流年里记忆犹新,在年届九十高龄之际,犹对孙悟音其人念念不忘,时时提及。

在延庆路的孙家,创作组的成员雅聚评画,不亦乐乎。有一次,有位画家带来不少画,在客厅里如开展览会一般,摊开来,让大家评头论足。让顾老师印象深刻的是,这些画作中有只鸡,鸡嘴不能合起来,形象不太谐调,看着不舒服。他想起老师张大壮曾经强调过,画鸡嘴巴一定要合拢,要协调,否则就不像。但他又不敢说,只是暗自琢磨。还有一次,张聿光带来一幅自画像。大家纷纷围上前,看后皆啧啧称叹。这幅自画像尺幅颇大,脸部轮廓涂的颜色是赭石,所绘颇为巧妙,尤其额头处较亮,下巴处较暗,颇有西画的透视效果。大家就特别想了解是如何画出来的。张聿光也颇为自得,就告诉大家,需先将笔洗清爽,用胶水墨颜色,笔尖的颜色较重,然后从头颈处起笔画,一直画到额头处结束,这样一气呵成画完的脸部轮廓,就呈现出下巴处颜色较深、额头处颜色较浅,像被光照射到一样。关键是要一笔完成,不要涂涂抹抹。这种不落陈套的创作,顾老师印象犹深。当时,顾老师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青年,在他的心目中,创作组的成员都是功成名就的大画家,所以每次参加创作组的聚会,他也不大说话,只是多听多看,在孙悟音处的这些前尘往事,让他自有会心处、感动处。

这位吴郡女子,曾师从汪声远,后从高峻习写意花鸟,20世纪50年代又从江寒汀习工笔花鸟。可谓勤于绘事,颇有自己的绘画风格。她的红牡丹、紫牡丹、绿牡丹、黑牡丹、白牡丹、工笔牡丹、富贵牡丹、玉兰牡丹皆有韵味,落笔素雅,敷色风神。1956和1957年,孙悟音的双牡丹和张充仁的水彩静物画、崔预章的月季瓶花油画、陈之佛的春鸟画、吴青霞的游鱼图、江寒汀的双鸭、蒋风白的春梅黄莺被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印上贺年片,发行数百万份,影响极大。顾老师因师从张大壮先生,对牡丹绘事颇为擅长,他对孙悟音的牡丹画也颇为称赞。

据顾老师回忆,孙悟音有时会组织大家去公园写生,他年轻好动,喜欢东溜西窜,到处看画家作画。那次,他看见孙悟音对着茶花的叶子写生,用毛笔勾线,笔法细致,画作工稳,很是喜欢。顾老师当时画的是月季,拿一根竿子撑在那里,画了一棵幼苗,就像在马路边所见的样子。孙悟音还对他进行了指导。兰言慧语,心迹双清,那段学画的青涩时光让他怀念。

442

读古书,不时会遇到一些让人“出戏”、让人“不能直视”的词语。

比如唐诗,时常会见到“书记”。“书记”本指文辞,故有“书记翩翩”之语;由此引申又指负责文辞的官员,此即唐诗里的“书记”。但我们更熟悉的“书记”,自然并非古时候那种小秘书。

清代有一部书,名曰《西陲总统事略》,是关于新疆地区的志书。为什么叫“总统”呢?在古代汉语中,“总统”本指总揽、总管,又引申指军队官长,而“西陲总统”的“总统”即取其古义。

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八一



新书快递

中国传统色:色彩通识100讲
郭浩著
中信出版集团

本书将100个古拙玄妙的颜色词从色彩源流中打捞出,以小讲座的形式,将之还原为天地万物的本来面貌,从而呈现古人对颜色的感知,以及色彩在经史、礼仪、文学、艺术中的表达,解读中国传统色的源流和美学特征。让传统色彩走进日常生活,让色彩背后的文化韵味成为中国人的共同感受。

音乐即自由
[日]坂本龙一著 何启宏译
四川文艺出版社

这是日本著名音乐大师坂本龙一唯一自传。从坂本龙一幼时接触音乐与作曲,一直讲述至他近年的音乐思想。幼时的坂本龙一,因幼儿园作业所作的一曲《小兔之歌》,使他第一次强烈地体会到音乐带来的强烈冲击。小学时,他随波逐流地学起了钢琴与作曲,最终成了朋友中唯一坚持下来的人。中学时,他是一名彻头彻尾的“愤青”,罢课抗议、游行示威。其间,他曾一度拒绝学习音乐。但正是这次“拒绝”带来的空虚,使坂本龙一察觉到“自己原来是如此喜爱音乐啊”。他从来没有想过,将音乐当成自己人生的使命,但音乐伴随了他的一生。参与YMO乐队,取得国际性成功;凭借《末代皇帝》的配乐,他获得电影配乐领域最高荣誉的奥斯卡金像奖……

今日我们常言的“民主”,是说一种政治制度,以民为主的意思;而清末文献时见“民主”一词,却是说一种政治身份,为民之主的意思,特指选举出来的总统。

这几个属于特别典型的例子,但由此,却能反映出普遍的趋势:词汇史的古今变迁是非常巨大的,远甚于语法、语音的变迁;而由无数词汇构成的“语境”,其古今变迁也是非常巨大的。我们的语境,绝不同于古人的语境,我们也不可能真正回到古人的语境——对于古人留下来的文本,我们固然能准确理解其含义,但终究不能完全跟古人一样感受其韵味。

具体的语义可以复原,但语境感是无法重建的。

443

《狮子山下》属于香港最流行的老歌了。“人生中有欢喜/难免亦常有泪/我哋大家/在狮子山下相遇上/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”,歌词甚浅显,但偶尔想到“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”这一句,却觉得相当耐人寻味。

我们的人生,大多数的人生,也都是如此吧。不管是不是在狮子山下。

444

颂扬古希腊民主的时候,不要忘了,正是那个制度毒死了苏格拉底;赞美宋代政治文明的时候,也别忘了,正是那个体系冤杀了岳飞。

灯下读钱

北上会友
□钱之俊

自1934年2月6日寒假苏州一别,钱锺书与杨季康到这年4月,有两月未见。为解异地相思之苦,1934年4月1日至9日间,利用光华大学春假,钱锺书决定北游,到母校清华约会女友,兼拜访师友。

钱锺书在清华时,埋头读书日子多,出去溜达时候少,北平的名胜他不一定去了多少,故言“今年破例作春游”(《北游纪事诗》)之语。回母校后,他住清华学堂大楼。

到达北平后,“诸师友排日招邀,饮食若流”(《北游纪事诗》),大伙排队请他吃饭(估计一并带上女友),可见才子归来多受欢迎。老师中,他拜见了张申府、叶公超、吴宓等“大学时代最敬爱的老师”(《谈交友》),以及许振德等关系好的同学。吴宓请钱锺书在其寓所藤影荷声之馆吃饭。

钱锺书重返母校不久,就被《清华副刊》记者知道了。他们以《老大哥消息:中书君翩然临故园》为题,迅速报道了这件事。“老大哥”“翩然”到“故园”,这有多亲切,多看重,多惊喜啊!翻看当年的报道,我们从这些旧纸张中,依稀能想象出中书君那时在清华“叱咤风云”的丰采和影响。《清华副刊》这则报道刊出时,钱锺书还在北平,虽不能细述情节,但多少也能还原彼时的历史情境:

前园内作家第五级老大哥中书君,自去岁毕业后,即被聘为上海光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讲师;并任中国评论周报编辑。日昨记者忽晤君于园内,丰采依然,并有一“哥儿”伴行,殊形亲密,记者颇讶其际此草长莺飞,江南春光正好之时,胡竟仆仆风尘重来旧都,经一千八百秒钟之探访始知君于客夏已与本校研究院Y女士互订鸳盟,奈平沪关山遥隔,尺素难达斗量之情,因乘春假北上为人“官”之宾,一倾积愫。并闻Y女士为本校沈秘书长太太之令妹,故日前沈秘书长会为君洗尘,颇有一番热闹。至归期则在八号,“人生最苦是离别”未知君何以堪此也。(《清华副刊》1934年第41卷第3期)

“Y女士”即杨季康也。记者的报道抓住了钱锺书北上的“关键”。

在京期间,除会见师友,大好时光,钱锺书与杨季康这对情侣一道“游山玩水”自是行程应有之安排。杨季康到北平时,曾一个学期游遍了古都远近名胜。故此番是她带着中书君,在北平郊区好好地转了一圈。他们先后去了玉泉山、玉泉潭、太庙、泰台等处。钱锺书最欣赏玉泉山和玉泉潭。游途之中,他们亲密之情状引得其他青年男女注目良久:“嬉春女伴太痴憨”,“送我深情千尺潭。”(《北游纪事诗》)玉泉山上,中书君与杨季康应是缠绵许久:“久坐临生暖,忘言意转深。明朝即长路,惜取此时心。”(钱锺书《玉泉山同绎(1934)》)原来,第二天就要别离。

欢娱的时光总是短暂的,回上海的日子到了。践行酒自然少不了。“采之盛宴送行,特为置密酒强饮”。(《北游纪事诗》)喝酒钱锺书不行,看人倒酒都能醉:“最厌许多酒入唇,看人斟酌亦酩酊。”(《北游纪事诗》)和恋人即将成“纷飞劳燕”,哪里舍得分离!他不由感叹:“自是欢娱常苦短,游仙七日已千年。”“四月九日行,留平七日。”(《北游纪事诗》)